

和谐就是家中失窃也不报警?

□辛木

北京顺义区村民赵先生8月份家中被盗后报警,村里扣除了他当月的“和谐奖”奖金。赵先生认为,村委会是想压制村民报案。该村党支部书记则表示,此举目的是让村民提高安全意识,更好地保护自家财产安全。律师称这是对行窃人的放纵,更不利于社会的安定。(据《京华时报》)

该村支书的所谓扣发“和谐奖”奖金是“让村民提高安全意识,更好地保护自家财产安全”

的说法,实在让人莫名其妙,自家的财产安全谁不懂得保护?难道村民安全意识的提高是通过奖金刺激起来的吗?再说,失窃案的发生关系到一个地方治安大环境的和谐与否,是管理者的责任,怎能把这种责任推到村民的身上?

不妨来看一下所谓“和谐奖”的内在逻辑:村民失窃了,倘若不报警,那就非常“和谐”,就是形势一片大好,就可发给“和谐奖”;如果报警了,就是“不和谐”了,就该扣除“和谐奖”。由此可见,村民们究竟是否“和谐”,只决定于有没有报警,换言之,决定于有没有“破坏”掉全村和谐

安宁的局面,而只要报警了,那就是“破坏和谐”了,就该被扣除掉“和谐奖”。

这样看来,所谓的“和谐奖”,就是禁止村民报警的一种手段,是一种典型的掩耳盗铃式的“和谐”,因为,如此举措等于明着告诉村民:家中失窃,报案后难破,不如放弃报警,保住当月的“和谐奖”。于是,即使村里治安环境极差,失窃案频频发生,但只要村民在“和谐奖”的鼓励下不予报警,那村里就是安宁祥和,“和谐”无限,村领导和上级部门就可在这种盗贼横行的“和谐”社会中悠游自在地享受这种“和谐”呢。

“和谐”当然是一种好东西,但不能为了追求表面的“假和谐”而掩盖掉众多不和谐的东西。可类似的这种“假和谐”却实实在在地存在于好多地方的社会生活之中,最典型的就是对待上访的态度,一些地方视上访如洪水猛兽,为了息访截访,什么“被精神病”、“办学习班”,甚至办黑监狱等等手段都使出来,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种种的掩耳盗铃式的“假和谐”,与真正的“和谐社会”恰恰背道而驰,其背后所掩盖着的那些“不和谐”东西才是最可怕、最危险的。



“不配有人权”暴露了啥

□殷国安

黑龙江省肇源县公安局拖欠哈尔滨共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200余万元工程款3年不还,共创科技法人代表梁华上访到大庆市公安局。肇源县公安局领导竟然安排治安大队干警对讨债人采取强制措施,其间还对其进行人格侮辱。(据9月23日《人民日报》)

肇源县公安局治安大队一位负责人把梁华拖到治安大队的预审室,将梁华的双手背到身后,用手铐铐住,之后揪住她的头发扇耳光,骂了很多难听的话。一个治安大队的负责人冲她说,你配有人权吗?你没有资格和我讲人权,今天来就是为了解你!边骂还边往她脸上吐唾沫。

对一个前来讨债的公民戴手铐、揪头发、扇耳光、吐唾沫,我们可见肇源县一些警察的无法无天。但是,这一句“不配有人权”却让我们看到了发生问题的原因:原来是无知产生无畏。

“不配有人权”这一句话可见这个治安大队负责人的无知。他根本不知道“人权”是没有什么资格和条件的前提的。人权就是作为人的基本权利,前提只有一个,就是“人”,此外没有第二个条件。

我们想告诉肇源县警方的是,他“不配有人权”是胡说,而且恰恰证明了另一个结论:你们“不配掌公权”。

@ 网络微评 @

◎朱孔英:常言道:欠债还钱,这是一个诚信问题,肇源县公安局却将这个人之常理演绎得“非同寻常”,这一事件令人震惊,其中有很多可查之处。人民警察不能把民众当“敌人”来对待,把办案演变成“私设公堂”,并以此藐视法律、践踏人权。

◎直隶巴人:先是背弃合同,欠账不还,后在上访追讨下约定见面,又以工作为由一拖再拖,继而被拉到预审室,打骂人身侮辱口出狂言,在公安局的大院内发生如此粗暴的事,看完报道不免出了一身冷汗。我们看到的是欠债人无赖的嘴脸,掌握权力者傲慢的面孔,执法者肆意地藐视法律;更感到的是讨债人的无奈,普通百姓的权力遭漠视和底层民众尊严被践踏。

◎凤凰论坛:仅仅是要账就遭此横祸,仅仅是想要上厕所,就不配有人权,那么,在他们的眼里,什么样的人配有人权?

·世相漫议·



福建省漳州市南靖县居民反映他们每月不定时地都会闻到两三次酸性刺鼻异味,他们怀疑是上游的工厂排污所致。记者致电南靖县环保局局长徐太平,徐太平声称,“我现在没时间,两个组都下去了,你们把它的照片拍过来,我晚上再让他们过去。要是你们有执法权自己去搞,你们报告我干什么?”(据《海峡都市报》)

局长雷语冲霄汉,推诿自己没时间。若是都有执法权,要你监管做何干?

“芮成钢体”走红是沉重的幽默

□黎明

央视主持人芮成钢在达沃斯论坛问路家辉“坐经济舱来参会是否有意在提醒美国欠中国钱?”这一问不经意间造就了互联网文体新品种——“芮成钢体”。

长于辨析的意见领袖,正规的评论文章,相较网民的引申提问作品无不失色——此当为网络舆情演变之重要迹象。面对网民集体创作的芮式提问,评论人也只能感慨“网民太有才”。

当网语之亮点从评论文转移到片段跟帖,当只言片语会聚成声浪汹涌,为灵动亮点存照,则比着力于原创评论更有价值。从以下选摘的零星文字中,可见其特点:

你们不收过路过桥费是不是因为人手不够?你们没有地沟油是不是因为造不出来?你们没有强拆是不是因为你们城管硬功不够?你们官员财产公开是不是因为官员太傻?你们出什么事领导都要担责任,是不是因为你们没有临时工?你们的学者老得诺奖,是不是因为走了瑞典后门?你们各地方政府办公楼都那么矮,是不是因为公务员都有恐高症……

某位记者一问而调动起网民延伸提问,且提出的问题数以千计,若同时记者本人形象无损的话,可谓媒体人一桩不赖的业绩。芮成钢“活跃气氛”的初衷是超预期实现了,辛辣而幽默的网语让观者忍俊不禁。不过,这一轮的幽默是“沉重幽默”。

芮成钢问路家辉的问题,很好回答,也容易出彩。路家辉选择了一种中性的答案,说自己坐经济舱是出于规则的原因。高级官员坐经济舱,讲节俭、不摆谱,对此不该讽刺或调侃,否则显示的“价值观”就不怎么好看。

即使某国真的欠另一国家的钱,欠债国官员的出行方式,以及他国对应的外交礼节,也不因债务关系的存在而发生丝毫改变。懂经济、金融的网民知道,中国购买国债,和对方“欠债”并不一样。政府购买另一国的国债,是看好对方的政府信誉,看好那个国家的经济前景。而近一段时间,诸如“美国穷而中国牛”、“美国欠了中国的大量债务还不上”这类信息到处可见。对此,“知识网民”反感已久,借芮式提问出现之际,他们喷发了久积的对“误导舆论”的不满。

其实,买美国国债就是一种投资理财,由理财操盘手提供技术分析,进行实际运作而已,作为存有庞大外汇储备的中国官方的投资理财,实际上除了美国国债好买,别的路子尚渺茫而不可期。这样就不可能不失衡——不只是金融层面上的,也刺激了生活压力不小的平民。他们想的是:我们这么不好过,你们干吗拿许多钱去买人家国债?

路家辉说的做的,体现美国特色;芮成钢多次提问,体现的也是一种特色,都是忠于职守、“各为其特”。如此一问一答,尽显“文化冲突”,中国网民由此联想到各种社会乱象、民生艰苦——他们心头滴血并沉重地幽默着,这就是芮成钢体走红网络的原因。

个唱慈善异化了慈善文明

□楚天舒

陈光标的慈善异化又有续集。上一次砸大奔,以发自行车和车贴的名义绑架了员工的出行选择自由,这次,陈光标的异化流毒走出公司大门,赫然张目于贵州毕节的市政府门前广场。陈光标开个唱,作为一种个人表达的主张,不应该阻止也不可能去阻止。如果有民众自愿支持,陈光标完全可以享受与明星一样的待遇。比如,地方政府不得不派一些警察来维持秩序,花一些纳税人的钱,这些都是陈光标应得的。

不过,当陈光标将个唱与慈善绑在一起,将听完全场的困难群众才可以现场牵走1头猪和1只羊作为慈善的前提,则陈光标的慈善就散发出了猪圈和羊圈的臭味,其慈善之光在金钱之光面前,有如米粒一般的黯淡。而陈光标的活话剧也将成为一次慈善异化的样本,让人们认识到慈善一不小心,也会滋生出折磨人性挫伤人心的暴力。

陈光标开个唱“暴力”了谁

□戎国强

高调的人,做高调的事,引起的反应,往往是两个极端,而且讨厌他的人的反应,一般要比喜欢他的人来得激烈,因为看不顺眼这个人,他做什么都觉得受刺激。陈光标就是这么一个人,他的每一个公众行为,几乎都要招来争议或指责:送钱做慈善、宣布裸捐、砸车宣传环保……这些指责,是否都有道理?评价的标准是什么?是个人的好恶,还是公共利益?

陈光标最新的惊人之举,是25日晚上他在贵州毕节的个人演唱会,其实是一次慈善活动,不卖门票,能够“坚持”听完全场的困难群众,可以现场牵走一头羊或猪,陈光标准备了3000头猪和羊,还有多台农用拖拉机。

听到这里你笑了是不是?23日,陈光标举行了彩排,就有网友说:“这歌声要想让人撑全场也够困难的,不知台下观众能否Hold住。”演唱会还没开,有人先是读到新闻就Hold不住了。有人指责陈光标,“高调的慈善其实是一种暴力”。有人措词更准确些:“软暴力”,大概是考虑到猪和羊都是食草动物,农用拖拉机也不是坦克。

现代慈善不完全是一种经济的概念,更不完全是一种金钱的含义。慈善需要唤醒的是人活着的朝气与尊严,其终极目标是让人活得更更有体面,更有能力自主地走向明天。慈善不能在违背受助者意愿的情况下施行,更不可让受助者在金钱的诱惑下习惯地放弃做人的颜面,所以,慈善不能也不应该成为交换的理由。

选择在贵州毕节,而不是一二线城市周边,陈光标的异化慈善还不至于无人捧场,但越是精明的安排,就越是会让狐狸的尾巴现出狼的心计。机关重重的慈善可怕之处就在于这种舍之不得,受之自贱的肆意作为上。陈光标的慈善并非没有出路,其3000(只)猪羊和多台农用拖拉机的帮助也并非只有听完演唱会才可以完成。

寄希望于陈光标的自醒自觉是不现实的,阻止慈善异化的进步力量还在于慈善文化的现代化,只有当慈善文化上升到慈善文明时,慈善才不会再停留在见钱眼开和以钱开路的原始阶段。

慈善赠送,是对特定人群而言,是不是暴力,一是看有没有强迫行为,二是看当事人意愿。毕节市民中,喜欢陈光标的,不要猪和羊,也会去捧场,哪怕他唱得五音不全。不喜欢也不讨厌陈光标的困难群众,觉得听他唱几首歌,能牵一只羊回来,很值,他也不会觉得有什么暴力。如果真的很讨厌,受不了他唱歌;或者觉得一只羊抵不过听他唱歌的痛苦,不去就是了,耳不闻为静,何暴力之有?你可以不喜欢,但不能要求人家按你的好恶行事,否则就说人家“暴力”。我现在不需要猪和羊,否则巴不得陈光标天天在杭州办演唱会。

明星大腕开演唱会,不是“暴力”,为什么陈光标开个演唱会就是“暴力”了?就算歌星大腕有专业水平,我也一样可以不喜欢,但我再不喜欢也没有权力说人家办演唱会是“暴力”,难道因为陈光标唱歌不专业就是另一个标准了?

我对陈光标砸车有异议,是觉得跟他自己的环保理念有矛盾,不是认为他没有权力处置自己的财产。很多纷争,是因为没有弄清楚权力边界而引起的。议论几句陈光标,倒还不至于闹出太大的事来,但是,一旦涉及实际利益,“越界”行事,往往是小事变大、大事恶化的开端。